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三八河的浪花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61年·合肥

三八河的浪花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frac{1}{8}$ 字数：93千

1961年3月第1版

1961年3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统一书号：10102·439

定 价：(6) 0.34元

目 次

前进中的三八人民公社	1
共产党來了	5
一个妇女互助組的成長	13
灭“神虫”	31
粮 食	36
戚老头入社	43
七淹七种	48
一步一层天	61
一場社会主义大辯論	68
三八河的浪花	75
十姐妹	80
万众欢呼幸福來	85
万人大战紫蘆湖	88
紫蘆湖畔馴旱魔	94
食堂的故事	101
八斤半的來历	106
老两口进院	110
第七天的时候	114
愁子养猪	118
淑貞訪苏記	122
后記	128

前进中的三八人民公社

三八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它是淮北平原上的一面鲜艳的红旗。

三八人民公社，它的名字就标志着妇女们的创造精神，体现了妇女们的勤劳勇敢。它是在全国女劳动模范陈淑贞所领导的八户妇女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由三八、紫蘆湖、九里、二舖、邵寨等二十五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现在全社有21个大队，耕地面积303,805亩，有八部拖拉机，七部柴油机。

由于水源充足，土壤肥美，每当收获的季节到来时，丰饶的土地上一片金黄，红旗赛朝霞，千里稻花香，社员们含着微笑，收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这时如果你走进三八人民公社，到处可以听到欢乐的歌声。

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富饶的地方！

然而在以往的岁月里，人民过的却是暗无天日的生活。解放以前，这儿原是一片黄土洼坡地，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拉丁抽税，闹得田园荒废，百姓逃亡，庄稼颗粒不收；歉年荒月，人民只得滚荒坡，攀野岭，啃树皮，吃草根，挣扎在苦海之中。

但是，黑夜终于过去，党的阳光照到了这片土地上。

1950年，宿城人民在党的红旗指引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并且迅速地走上由穷变富的互助合作道路。陈淑贞和其它七户妇女，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了互助组。起先，她们只

有一张破犁，一头毛驴，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她们表示：坚决跟着党走，拔掉穷根。党又领导她们组织了初级社，战胜了1953年严重的霜灾；党领导她们战胜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她们战胜了1954年的严重水灾。

党是一盏指路的明灯，照耀着她们前进的道路，照亮她们一颗颗赤诚的心。1954年，在向自然灾害艰苦奋战的日子里，她们冒着倾盆大雨，趟着齐腰深的泥水，一边排涝，一边抢种，淹七次，种七次，终于以集体的力量，英勇的劳动，夺回了丰收。收秋时，社员个个称赞道：“党的话没错儿！”陈淑贞也笑着说：“没有党的好领导，咱们就不能挺着腰杆向前进！”

群众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深深体会到集体化的优越性。1957年全民整风运动胜利、掀起生产大跃进以后，原来的高级社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了；例如：紫蘆湖高级社想搞大型河网化，把荒草湖坡地变成保收的良田，计算起来最少需要600万土方工程，依靠本社1800多个劳动力，五年也难完成；三八高级社想凿一条三八河，因为力量和社界的限制，不能开大开长。因此广大社员反映说：“能把社办得更大一些就好啦！”在这种要求下，从1957年冬开始，群众就自动打破社界乡界而开展广泛的协作，如紫蘆湖、二舖、九里等高级社，派遣劳力，帮助三八社开挖三八河；三八社及别社的社员又和紫蘆湖的人们一道，大搞河网化。

在这种大协作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在全国公社化运动的鼓舞下，三八人民公社在1958年九月里诞生了！

三八人民公社成立刚满一年，由于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农、林、牧、副、渔以及社办工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迅速地提高了：粮食产量由1948年的1395万斤，增至1959年的5700万斤，提高了3.09倍。原是不毛之地的紫蘆湖，现

在长出了黄灿灿的稻子了；当紫蘆湖丰收的日子到来，到处堆积着小山一样的珍珠般的稻子，滿湖飞揚着这样的歌声，

紫蘆湖呀好地方，
今昔对比不一样；
昔日荒草湖坡地，
如今滿湖稻花香。

随着农业的发展，畜牧业、林业和副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全社所有的河滨沟畔、湖滩地头，都种植了果树；一片片园林，沐浴着朝阳，真是春色千层翠！

此外，如加工、編織、磨粉、运输等副业，也均相应地发展起来。

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社办工业正蒸蒸日上，現在办起了机械、农具、土化肥、土农药、被服、制鞋等 167 个厂（組），生产出簡易車床、机械零件、各种农具、日常用品等百余种。这些产品，不仅滿足了本社社員的需要，而且暢銷各地。

公社成立剛滿一年，社員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逐步上升。个人全年收入，比1958年提高了 61 %。

現在，全社办起了許多文教福利事业。这里已經普及了小学教育，农业中学和普通中学也办起来了。办起了食堂、幼儿园，使两万多个家庭妇女彻底摆脱了繁瑣的家务劳动，投入工农业生产。公社建立了許多敬老院，有二百多个孤独老人住在敬老院里。

此外，公社还建立了許多保健院，組織了业余剧团。

現在你走进三八人民公社的無論哪一个村子，都会看到一

片生气勃勃的景象；男女青年，你追我赶，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托儿所里传出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和笑声；敬老院里，健康的老人欢乐地度着幸福的晚年。

美好的前途、更高的理想鼓舞着每个社员，他们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正挥动着多彩的笔，把未来的生活图景描绘得更加美丽，更加精致。全体社员高举着人民公社的红旗，乘风破浪，持续跃进，不久的将来，整个三八人民公社将要成为一个银河如织、自流灌溉、机械耕作；五谷丰登、牛羊遍野，满湖尽是黄金稻、处处绿树挂鲜果的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959·11

共产党来了

淮北宿城的西北角，沱河的湾子上，座落着一个三百来户人家的庄子——陈营孜。解放前，这个村里的农民都过着啼饥号寒的苦日子；1938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后，这片土地更是十年九淹。

陈淑贞一家五口人，种了二亩薄菜园。十六岁的淑贞，成天跟着爹、哥一块翻地、下种、摇轆轤……一年到头，手脚不闲，可还糊不住口，全家只得滚西坡，吃野菜，在苦海中熬日月。

这年冬，园里好容易长出了一畦畦又肥又嫩的大白菜，这是五口人生活的指望呵！收获了，应该高兴哪，可淑贞的爹眉头锁得更紧了。他的心紧缩着，手颤抖抖地拣了又拣，拣了一担最好的白菜，对儿子说：“年关快到了，挑送给你八爷去！”

淑贞哥不愿意地说：“爹，留着自家吃吧！”

爹颤抖着声音说：“你不知道八爷的厉害！”

淑贞哥只好担起白菜，慢腾腾地向陈老八家走去。

提起陈老八，人脸都变色！他是个地头蛇，又是姓陈的长辈，有钱有势。鬼子一到宿城，他就干上了维持会长，家里豢养了一批恶棍打手，对农民敲骨吸髓，闹得村村庄庄鸡犬不宁。

这天，淑贞哥担菜来到陈老八堂屋前，一眼瞅见陈老八正和两个鬼子、两个伪军还有陈志才挤在一起喝酒，咕咕囔囔不

知說些啥話。

原来，他們在陰謀拉壯丁送給鬼子当苦力。

淑貞哥放下菜筐，不高兴地喊：“八爷，送礼来了！”

陈老八斜斜眼，火气冒上来，出口就罵：“穷小子不长眼，快滾！別沾脏了我的堂屋！”随又高声喊道：“来人哪！把菜留下，人給我撵出去！”

两个鬼子和在場的人哈哈地一陣狂笑。

淑貞哥滿肚子火气，空着手回来了，心里暗暗罵道：“有一天，要收拾你們这些狗娘养的！”

回到家，爹一听这些人在一块喝酒，情知不妙，忙問：“还有你大伯在場嗎？”

“是呵！陈老八赶俺时，他还洋腔洋調地怪笑呢！”

淑貞爹的心收得更紧了，他知道这帮人搭在一起，一定又出鬼主意，不知灾祸要降落到誰头上呢！

陈志才是淑貞的亲房大伯，他是陈老八門下一条狗，专跟穷人作对。甭看他和淑貞家是亲房，可事一不遂意，出口就罵，抬手就打；平常慣会給陈老八出鬼主意，人們都恨透了他。

这天傍晚，陈志才听了陈老八的吩咐，帶着伪軍来到淑貞家的菜园里，碰巧，淑貞的爹和哥沒有在家。陈志才咧开长着两撇黃胡子的薄嘴唇，对淑貞娘說：“俺要拔些大白菜慰劳皇軍哪！”

淑貞娘說：“晌午不是送去一担了嗎？”

陈志才不作声，闖进园里就去拔菜。

淑貞走上去一把夺过伪軍手里的浅筐和繩头，气愤地对陈志才說：“大伯，这是俺們血一点、汗一点掙出来的哪！”

伪軍劈脸給她一掌，打得血沫子順着鼻孔流。娘哭着扑上去，喊道：“淑貞！淑貞！……”

淑貞爹一脚踏進門，一眼瞅見陳志才，冒火地說：“老大，人要講點情面哪！”

“講情面？這是公事！”

淑貞哥趕城回來了，看到這情形，惱火地說：“你們不講理了？”

“講理！哼，就等着你回來！”幾個偽軍怪笑幾聲，拎起繩頭就去捆他。

這群野狼們，在撕打中捆好淑貞哥，挑起菜筐就走。

天黑了，淑貞哥還沒回來，全家急得心焦火燎的，爹蹲在門口唉聲嘆氣，娘抽抽噎噎地哭，六歲的小妹妹伏在娘懷裡嚷着肚餓。淑貞來到東牆根下，想抱點柴禾給妹妹熬點稀湯，聽見牆那邊大伯家傳來說話聲：

“你晌午出的主意還不錯，那小子一被拉走，咱兒子過繼到他家，盡落一份家業！”這是陳志才老婆的聲音。

“好嘛，丫頭再一出嫁，那二畝菜園，還能不是咱家的！”陳志才接着說。

淑貞一聽連忙退回來，想道：真狠心哪，自家親房也不顧了！她把話告訴了爹娘，一家人抱着头，哭得死去活來。

園里的菜給糟蹋光了，哥被拉走了，爹的腰骨累得成天疼痛。年輕的淑貞挑起了全家的生活担子。

日子，在苦難中熬着……

二

第二年秋，淑貞出嫁了，丈夫叫吳俊，人都喊他老吳，家里房无一椽，地无一壠，窮得象水洗的。淑貞為了承擔爹娘的勞累，便同丈夫又住到娘家來。這一來，陳志才“巧計”施不成了，十分惱火，便唆使他老婆成天罵道：“毛妮子，領野男人回娘

家住，敗坏家风！”

淑貞听了，气得口里冒青烟，大声說道：“再急再賴，二亩菜园也难到手！”

陈志才一听，更是火上添油，带着三个儿子打上門来，淑貞的后脑勺，給打了个血窟窿，血沫子直淌，暈倒在地上。

次年冬天，淑貞要生孩子了。这下可惹了陈家大族。陈志才的老婆天天打鷄罵狗：“野婆子，滾出去下蛋！”

陈志才也晃着脑袋对淑貞爹說：“老二哪，閨女可不能在娘家养孩子，冲了宅神，不得了哇！”

淑貞爹急得沒法，和女婿連天加夜地在荒野里搭个小茅棚，剛落成，陈老八走了来，指着淑貞爹的鼻子說：“听說你閨女要在这里生孩子，真不成話！这是俺的地皮，要是褻瀆了佛爷，俺可不饒她，快拆！”

弄得淑貞一家人沒法，娘也哭，淑貞也哭。

这天，淑貞跑到村外，正在临产之际，邻村一位老大娘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淑貞帶到她家，找了一些秫秸，在一块空地上搭个小茅庵。庵子小得可怜，一个人也睡不下；就在这里，淑貞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夜深了，她覺得口很渴，怎也睡不着，一陣陣寒顫，一陣陣辛酸涌向心头……

忽然，她听見外面响起了脚步声，忙起来拉开破門扇，丈夫老吳走了进来。

老吳看了看睡熟的孩子，笑着說：“你哥有信来！”

湊近灯光，老吳小声地念着信：

爹娘和妹妹：

俺被伪軍拉走后，一直惦念着你們和那二亩菜园……

半个月的地獄生活，使我的心变硬了！我恨透了鬼子、汉奸和陈老八一类的人物！

鬼子叫我当苦工，我可沒有那么好說話！咱是受苦人，挺有骨气！

鬼子把我和一些穷哥儿們往北方押送……

老吳念到这儿，故意停了停，兴奋地望着淑貞，淑貞的心急成一团儿，忙說：“还朝下念呀！”

老吳挑了挑灯芯，又念道：

在北去的路上，我被八路軍解放了……

“八路軍？”淑貞脑子里想，“八路軍是啥軍隊呀？”又听老吳念道：

就这样，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軍，現在住在延安。这里沒有地主、保長，人人有工做，有活干，誰也不压迫誰。

八路軍不久就要解放全中国受苦的老百姓，要打倒封建势力，还要分土地，分房屋；搞生产，搞建設……

現下，淑貞妹要挺直腰杆和封建势力斗争，穷人馬上就有出头的日子了！……

灯花跳閃着，比以前更亮了。淑貞躺在床上，一些新鮮的字眼尽在脑子里跳动：“共产党”、“斗地主”、“分田地”……她的心甜絲絲的。

天亮了，淑貞起了床，身上热乎乎的，从来沒感到这样有

劲儿。她抱起孩子，开开门扇，看见一轮红艳艳的大太阳，正从东方升起来……

三

1948年，平地一声春雷，宿县解放了！

1951年冬，淑贞住的村子里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从此，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受苦的人民翻了身！

郝长顺同志带领的土改工作队，住在淑贞家，群众都喊他老郝。村子里每次开会，淑贞都去听，还常对丈夫说：

“你往后要积极点哪，咱出头的日子到了！”

一天早晨，老郝在村民大会上讲道：“乡亲们！马上就要斗争地主陈老八了，还要分他的土地！”

淑贞听到这里，高兴得心儿几乎要蹦出来。她想：“哥的话不错呀！老郝——共产党，这就是‘斗大户’、‘分土地’的共产党呀！”她笑呵呵地走到老郝面前，问道：“俺们咋个斗争呀？”

老郝看了看淑贞，又瞧了瞧大伙，大声地讲道：“乡亲们！斗争地主要靠咱们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在一块儿，组织农会、青妇会、儿童团……”

淑贞心里亮堂了；她知道共产党是给穷人撑腰的，穷人翻身要靠自己。干！起来干！她便东村跑，西村串，挨家挨户地动员妇女。同村的张道兰对她说：“淑贞，要咱们妇女中啥用哪？”

淑贞想了想老郝跟她说的话：“淑贞，妇女受苦最深，现在党给你们撑腰，你们要好好地翻翻身！”便对张道兰说：“咱们妇女也是人哪！只要咱们结合在一块儿，抱紧团体，力量就来得大！一根绳子容易断，十根绳子拧在一块儿就不会断！你说

是嗎？”

“对！自古人們都看不起咱們妇女，这回要大干一下子，不斗倒陈老八，不打垮封建势力，咱們还是翻不了身！”张道兰激动地說。

就这样，通过說服、訴苦，各村的妇女們都組織在一起了。

这天晚上，老郝兴冲冲地告訴淑貞說：“明天就要开大会斗争陈老八，你要带头倒出苦水，狠狠地把他斗倒！”

淑貞看着老郝，坚决地說：“俺就是在苦海里长大的，心里的苦水，三天也倒不完！俺一定带头！”

老郝看着淑貞激动的脸孔，心里想道：“她真行呵！往后得好好地培养她，教育她，提高她的觉悟，可以为党多做事。”于是便笑着对淑貞說：“回去吧，再領着群众把准备工作做好，有啥困难就来找党！”

第二天，天麻麻亮，淑貞領着妇女們来到了会场，当她看到台子前站着的陈老八，真压制不住心头怒火的喷射。老郝刚一宣布完发言的次序，她就跳上台去，憤怒地指着陈老八的鼻子，一五一十地訴說了自己所受的压迫。

接着，人們一个个跳上台去，倒出了自己的苦水。有的控訴陈老八无故打人，有的訴說了陈老八的专橫行为、和鬼子勾結的罪行，有的人給他算了剝削帳，也有的人流着泪控訴了陈老八霸占了自己的老婆。

人們越說越气憤，会场上怒火千丈高，揚起了一片口号声，“打倒陈老八！”“打倒封建势力！”“感謝共产党为人民作主！”

淑貞看着被怒火燃燒着的激动的人群，兴奋地高声喊道：“乡亲们！要是沒有共产党，咱們不知道要苦到哪年哪月哩！”

人們一听，一齐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

陈老八被斗倒了，家家分得了土地房屋。陈淑贞家分得了地和牲口，她又被选为村妇女代表。在开欢庆土改胜利大会的那天，她起个絕早，来到会场一看，真是人山人海，各村各庄的穷爷們都来了。会场上紅旗蔽天，鞭炮声、鑼鼓声响成一片，真够熱鬧。

淑贞帶領妇女們挤在人群中間，她穿了件新的毛蓝褂儿，满脸洋溢着喜气，眼不眨地看着台上的毛主席画像，看着台上坐着的主席团，看着满脸笑呵呵的老郝同志……

这时，老郝走到台前，向人們大声講道：“乡亲们，靜一靜！咱們都分得了土地和农具，往后要好好地干活哪！”

“对，不好好干活真对不起共产党！”人們說出了心里話。

老郝又笑着說：“是呵，不好好干活是对不起党！往后，咱們还要听党的話，大家团結在一块儿，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人們笑着点头，都把盖着大紅印的土地証，捧在手里，看了又看，然后又把它紧紧地捺在胸口上，飞快地向地里跑去。

来到地头，淑贞和人們抓起把湿土，聞了又聞，攥得紧紧地，又慢慢地讓它从指縫里漏下去。孩子們跑着，嬉鬧着，有的在地里打着滾。……

人們都意識到：这片田園是自己的了！

一个妇女互助组的成长

1952年开春，天暖洋洋的。农民在刚分得的土地上，忙着春耕，心头充满喜悦，可又有点焦心：土地才分到手，牲口、农具不应手，干起活来少这缺那，下种、收割咋能保证呵！党深切了解群众的要求，领导大家组织起互助组。村妇女代表陈淑贞，干起活来顶上个男子汉，他爹又是一个庄稼行里的老把式；土改时又分了一头小毛驴，因此很快就和别人搭在一块了，还当上了副组长。可淑贞的心事挺重哪。她想：村里还有些翻身农户未入组，都是些老弱孤寡，也有些好吃懒做的人；他们急得走投无路，一心想入组，可别人不愿要。淑贞向来就把穷乡亲们的困难看作自己的困难，一直在为他们着急，曾几次向组长太启提議吸收他们进来，太启总說：“这些人难纏，收进组来是累贅！”组内一些中农户更是反对。

一天傍晚，淑贞从乡政府开会回来，路上反复地思摸着老郝的話：“淑贞，你是妇女代表，要帶領大伙共同走互助合作道路，遇到困难，不用怕，有党支持。”她低头沉思地向前走着，突然被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一把抓住；这人連喊帶哭，声音象放連珠炮：

“淑贞，你要替俺做个主。太启这該死的，俺翻来复去地和他說，好話說了山高一堆，只少沒有跪下磕头請求了，他还